

突厥語分類問題

苏联 巴斯卡科夫等著

民族出版社

突厥語分類問題

〔苏联〕 H·A·巴斯卡科夫 著
C·E·馬 洛 夫

民 族 出 版 社

1958年·北京

1. К вопросу о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и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ов
 2. Древние и новые тюркские языки
- 译自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语言学部1952年第2期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2年

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2年版

目 录

1. 突厥語分类問題…………… (5)
2. 古代的和近代的突厥語…………… (31)

突厥語分類問題

〔苏联〕 H·A·巴斯卡科夫 著
C·E·馬 洛 夫

民 族 出 版 社

1958年·北京

1. К вопросу о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и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ов
 2. Древние и новые тюркские языки
- 譯自苏联科学院通報文学、語言学部1952年第2期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2年

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2年版

目 录

1. 突厥語分类問題…………… (5)
2. 古代的和近代的突厥語…………… (31)

突厥語分類問題

H·A·巴斯卡科夫

斯大林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是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綱領，在這部著作里，除了確定語言的本質及其基本特征的一些極複雜的問題外，對於研究語言的歷史和它的發展過程也給了明確的指示。

斯大林指出，每一種具體的語言或彼此相近的語系都是發展的長期歷史過程的產物，而不是像認為語言是上層建築的那些語言學“新學說”的代表者們所想像的那樣，是一個基礎在較短的時間內被另一個基礎所更替的結果。

斯大林寫道：“可以推想現代語言的要素還在奴隸時代以前的遠古時期就已奠定基礎了。那時語言是不夠複雜的，基本詞匯是很貧乏的，但是有它的文法構造，雖然這種構造是很原始的，但總算是文法構造。”^①

部落的、部族的和民族的語言的發展過程是一定的語言共同體形成和瓦解的連續過程，這是與部落的、部落聯盟的和部族的結合與瓦解有關的，因此，其語言的結合與瓦解，直到該部族提升為民族，而該部族語言方提升為民族語言。

由於同其他語言的相互作用的因素而更加複雜起來的部落和部落聯盟的連續結合與瓦解以及後來發生的整個部族的連續結合與瓦解的過程，不論在時間方面或空間方面都是不均衡的。有些部落、部落聯合和部族在比較長的時間內保持了自己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

的統一，而另外一些部落、部落聯合和部族保持其統一的時期則比較短。如果一些部落和氏族直接接近於上升的部落，那末它們的語言就會受到比較強烈的消磨和均衡。但是與上升的部落距離遠的一些部落，它們的語言實質上感受不到甚么從上升的部落方面來的任何影響。與操其他語言的其他人民進行直接而密切的交際，也是部落的、部族的語言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些語言發生不同程度的相互作用是交際的結果，但是相互作用和融合的過程照例不能充分完成，也就是不能達到一種語言完全吸收消化另外一種語言的地步。在某一階段上，由於不同的經濟、政治以及其他原因，這種相互作用有時停止了，而每一種正在進行融合的語言則按其本身獨特的內部規律繼續發展下去。

包括突厥諸語在內的個別語系發展過程中的全部特性，造成了相當多的現代民族語言、部族語言以及這些語言內的方言和土語。作為彼此有親屬關係的整個語系的所有現代突厥諸民族語言和部族語言，都是從各該相當的、比較古的部落語言和部族語言產生的，並且是其在不同的民族部落聯盟和共同體中發展的历史過程的結果，這些不同的聯盟與共同體在這些語言中遺留下各種各樣的痕迹，因而使每一語言各具特征。

一方面根據突厥諸語的這些共同的特點和差異，另一方面根據突厥諸民族——說突厥語的每一個具體民族——的历史，我們在追溯全部突厥語發展的連續過程，在綜合這一語系所以構成統一的突厥語系的共同特點（相似點）以及個別語支和具體突厥語言發展過程中的差別（相異點）的總和以後，得以給突厥語以历史語言學的分類。

關於突厥語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分類的問題，不僅對於突厥語學者，並且對於历史學者和人種學者也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俄罗斯的学者И·Н·貝列新^①、И·Н·伊里民斯基^②、В·В·拉德洛夫^③、Н·А·阿利斯托夫^④、Н·Ф·卡塔諾夫^⑤、Ф·Е·闊尔什^⑥，他們对于突厥語的分类曾作过許多嘗試，現代的苏联学者以及外国学者^⑦所应用的最近突厥語分类法就是他們的嘗試的綜合。

在这种分类法里，将突厥語区分为語族和語支所根据的基本准則是語音特征，部分地是語音形态学特征，这些特征反映了突厥語語法結構的特点。

В·А·柏戈洛吉茨基教授^⑧根据不同的准則将突厥語加以分类，他是根据地理学的原則来分类的，也就是以該民族——說該种語言的人——現代的分布为基础。

最近，苏联的突厥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訊院士 С·Е·馬洛夫教授^⑨和И·А·巴特馬諾夫教授^⑩关于突厥語的分类法发表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意見。

① I. Beresin, «Recherches sur les dialectes musulmans, 回教方言研究», 喀山, 1848年。

② Н. И. Ильминский, «突厥——塔塔尔諸語言初步教程», 喀山, 1860年; «喀山大学学术扎記» 1862年。

③ W. Radloff, «Phonetik der nördlichen Türksprachen, 北方突厥語語音学», 萊比錫, 1882年。

④ Н. А. Аристов, «關於突厥諸部落和部族的人种的成分筆記»; «Живая старина, 活的古代» 1896年, 第3、4分冊。

⑤ Н. Ф. Катанов «烏梁海語探索», 喀山, 1903年; «土耳其塔塔尔諸部落的人种学概觀», 喀山, 1894年。

⑥ Ф. Е. Корш «突厥部落按語言的分类»; «人种学評述» 第84—85冊, 莫斯科, 1910年。

⑦ «突厥語分类的若干補充», 列宁格勒現代东方語言学院出版, 1922年。

⑧ В. А. Богородицкий «联系其他突厥語的塔塔尔語言学概論及其他突厥語», 喀山, 1934年。

⑨ С. Е. Малов «古突厥語文字文献», 苏联科学院,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51年, 第5—8頁。

⑩ И. А. Батманов, «吉尔吉斯語言研究概論», 伏龙芝, 1947年。

我們也應該提一提外國學者所作的突厥語分類法的相當多的嘗試，但是他們在現代的著作中並沒有創造出自己獨特的體系，而是應用俄羅斯學者所發表的分類法。

A·巴爾比^①、A·列莫查^②、A·帕姆布拉達^③、(A·Пальмблада)、Г·完伯利^④等人所作的分類法是最初的一些嘗試，這些是以偶然的，片斷的語言學與人種學的知識為根據的。後來的分類法照例根據俄羅斯學者的研究和分類表了。屬於這一類的有：H·溫克勒爾^⑤和K·弗伊^⑥、G·拉赫馬蒂^⑦解釋B·B·拉德洛夫和Ф·E·闊爾什的綜合分類法的短文，匈牙利學者L·李蓋特^⑧的分類法，還有芬蘭突厥學者M·列謝年^⑨的著作，他把藍斯鐵的分類法加以精確化，還有阿爾泰諸語言的總的分類法。

-
- ① Adrien Balbi, «Abrégé de géographie, 地理學摘要», 巴黎, 1847年。
- ② A. Rémusat, «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 韃靼諸語言研究», 巴黎, 1820年, 又見Абеля Овсика的《語言學》法文第二版的俄文譯文, 聖彼得堡, 1881年。
- ③ I Beresin, «回教方言研究», 喀山, 1848年。
- ④ H. Vambery, «Das Türkenvolk in seinen ethnologischen und ethnografischen Beziehungen, 突厥人在民族學和人種學上的關係», 萊比錫, 1885年; 以及他著的《Čagataische Sprachstudien 察合台語言研究》萊比錫, 1867年; 還有 A. Мюллера根據完伯利的著作而作的分類:《伊斯蘭史》, 聖彼得堡, 1895—1896年, 第III, IV卷。
- ⑤ H. Winkler, «Die altaischen Völker und Sprachen, 阿爾泰民族及語言》萊比錫; 1921年; 同作者的, «Die ural-altaischen Sprachen, 烏拉爾——阿爾泰語言», Keleti Szemle, 布達佩斯, 1920年。
- ⑥ K. Foy, Azerbajdžanische Studien, 阿捷爾拜疆研究, MSOS, VI。
- ⑦ G. Rachmati, Zur Klassifikation der Türksprachen, 突厥語的分類; «Ungarische Jahrbücher, 匈牙利年鑑» IX, 1922年。
- ⑧ L. Ligeti, «A török hosszú magánhangzok, 突厥語的長元音»; «Magyar nyelv, 匈牙利語言», 布達佩斯, 1934年。
- ⑨ M. Räsänen, «Materialien zur Lautgeschichte der türkischen Sprachen 突厥語語音史的資料»; «Studia Orientalia 東方研究», XV, 赫爾辛基, 1949年。

最后，11世紀东方的語言学家喀什人馬赫穆德也給我們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突厥語分类的知識，他編著的著名詞典里不但确定了主要的語族：烏古斯語、克普恰克語、古突厥（回紇）語，并且确定了这些語言分类法的基本准則。

正如前面指出的，突厥語是自古以来固有的共同体，它是从具有共同語法結構和詞汇的原始公社民族統一体的較早的共同体发展而成的。这个共同体在发展——結合与瓦解——的过程中保持了統一，也就是保持为統一的語系，这个語系不但具有历史上較古的相似点，而且在部落和部落联盟的結合与瓦解的一定阶段上发生差異，其所以发生差異是由于这些語言相互之間的各种联系和这些語言跟其他語言融合的緣故。

可見，突厥諸語言的分类不外是将突厥諸民族和其語言发展的历史划分时代，将順序发生和分解的全部多种多样的突厥民族及其語言的发展史划分时代，起初是原始民族公社的民族小集团，然后是大的部落集团，这些集团具有共同的历史起源，在这些部落发展的一定时期中，建立了各种部落的共同体，因而建立了部落語言的各种共同体。由于部落繼續結合与分解的結果，产生了較大的民族集团与語言集团，同时也产生了突厥諸語言內的小集团，它們具有起源上和类型上共同的語言，但同时又由于这些語言相互作用和分离的复杂历史过程而造成現在彼此間的差異。

根据突厥諸民族的历史知識以及有关突厥語的古代和現代的資料，我們知道突厥民族很古就可以区分为兩部分：东突厥諸部落和西突厥諸部落（由于这种区分，它們的命运也不相同）。这个区分首先是在公元第一世紀的时候，那时有一个突厥部落集团向西匈奴集結，另一个部落集团則向东匈奴集結，到了第七、八世紀，由于突厥国家和后来的回紇国家的衰敗，

突厥諸部落又分散了，又分成東突厥和西突厥兩部，在西方的有烏古斯 (огуз)、土爾蓋士 (тургеш)、卡爾魯克 (карлук)、雅格馬 (ягма) 等部落，而維吾爾諸部落則留在東方。

可見，可以根據歷史上的形成將全部現代突厥語分為兩大集團，或者說兩個亞系：——突厥語的西匈奴亞系和東匈奴亞系，它們的基本特徵是和現代突厥民族在歐亞兩洲分布的地理境界相一致的。然而，這個區分在某種程度上是有條件的，因為東西部落聯盟之間的連系一直繼續到最後的共同體的形成為止。

A. 突厥語的西匈奴亞系

突厥民族的西匈奴亞系在歷史上是自遠古就集結在西方的突厥部落構成的，這些突厥部落逐漸進入西匈奴，而一部分突厥部落和部落聯盟後來進入西突厥部落聯盟，構成大氏族部落集團和語言，計有：（1）布爾加爾人及布爾加爾語族，（2）烏古斯人及烏古斯語族，（3）克普恰克人及克普恰克語族，（4）卡爾魯克人及卡爾魯克語族。突厥語西匈奴亞系異於東匈奴亞系的特徵如下：

在語音結構上：（1）古代的 $з$ 、 $д$ 、 $м$ 被古代的 p 或 $й$ 代替，例如 *ура*，*айак* [腳] 代替 *адак*，*азак*，*атах* 等等；（2）清輔音和濁輔音非常分化： $б—п$ 、 $к—г$ 、 $с—з$ 、 $д—т$ ；（3）有分化的輔音音位 x 、 $в$ 、 h 等等。

詞匯和基本詞匯中有差別，特別是具有大量阿拉伯語和伊朗語的借詞，而蒙古語借詞較少。

在語法結構方面：（1）複合句的結構比較發達，並且有大量的連詞，包括借自其他語言的連詞；（2）作為名詞詞組和動詞形式詞組的緊縮詞組比較少。這就是西匈奴亞系的全部

突厥語異于东匈奴亚系突厥語的基本特征。

I 布尔加尔語族

屬于这一語族的有：古代語言——布尔加尔語和哈札尔語，以及現代的楚瓦什語。布尔加尔語族是在伏尔加河沿岸最古居民布尔加尔人（6—14世紀）、以及后来的多惱河布尔加尔人和哈札尔人的环境中形成的，他們是构成西匈奴的各种部落的直接繼承者，依然保持着古語結構的楚瓦什人就是他們現代的后裔。

布尔加尔語族，特別是楚瓦什語異于西匈奴亚系其他語族的特征如下：

在語音結構方面：（1）具有由三个寬音位和六个狹音位构成的特殊的元音組織系統；（2）其他語族的詞首有些元音被二合元音和二合元音的組合所代替，例如：*йерт*（指导）代替 *ерт*，*йёкев*（鏗）代替 *егей*，*йёр*（痕跡）代替 *из*，*вурт*（火）代替 *от*，*вырай*（地方）代替 *орын* 等等；（3）顫音化現象，也就是其他語言的交替輔音 *с/з* ~ *т/д* ~ *й* 被輔音 *р* 代替的現象，例如在詞末的 *з/с* > *р*：*җавар* 代替 *агыз* // *авыз*（口），*пар* 代替 *буз*（冰），*хёр* 代替 *кыз*，*кёр* 代替 *күз*（秋天）等等，又如在詞中的 *ура* 代替 *адак*、*азак*、*айак*（脚）等；（4）边音化現象，也就是其他語言的輔音 *ш* ~ *с* 被輔音 *л* 代替的現象，例如 *хёл* 代替 *кыш* ~ *кыс*（冬天），*тёлёк* 代替 *түш* ~ *түс*（睡眠），*алак* 代替 *ишик*、*есик*（門）等等。

在基本詞匯方面：（1）有相当大的只为該語族所特有而为其他突厥語族沒有的詞匯层，譬如：*җәмса*（鼻子），*җурәм*、*каҗән*（背），*арәм*（女人），*җатма*（鍋），*курва*（杓），*җёҗё*（脚），*тулă*（小麦），*майяр*（坚果）等；还有許多与斯拉夫同源的詞，

以及和烏戈爾—芬蘭語同源的詞。

在語法結構方面：形態學和句法上的特點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於突厥語。

II 烏古斯語族

這一語族的特點如下：

在語音結構方面：（1）通常有八個短元音音位，而其他突厥語，譬如克普恰克語或卡爾魯克語都有六到九個元音音位；

（2）附加成分有窄唇元音，例如 *йарук* 代替 *йарык*（光、光輝）；（3）保存着詞尾的 *г*，如 *бег*（伯克、老爺），*даг*（山），有些接詞中 *г* 脫落，例如 *гелен* 代替 *келген*（來了的）*алан* 代替 *алган*（拿了的）等等；（4）詞首輔音 *т* 和 *к* 濁化，譬如 *гөр* 代替 *көр*（看見），*дил* 代替 *тил*（語言）；（5）詞干 *ол* 前面的 *б/п* 的脫落，如 *ол*—代替 *бол*—、*пол*—、*пул*—（是）；

（6）若干詞里窄元音前后的 *й* 脫落，譬如 *ир* 代替 *йыр*（詩歌），*ит* 代替 *ийт*（狗）等等。

在語法結構方面：（1）發音上弱化的屬格形態 *—ын/—ин*、*ынг/инг* 以及直接目的格的一 *ы* 都與完全形 *—ның/—нинг* 和 *—ны/—ни* 并存；（2）方向格形態在輔音後面發音弱化，例如 *аадама*（對於人）等等；（3）複數第一人稱附加成分發音弱化，例如 *берерис* 代替 *беремиз*（我們給）等等；（4）希望體形式用 *—асы/—еси*，而不用 *—гү/—гү*，例如 *келеси* 代替 *келегү*；（5）應該形式用 *—малы/—мели*；（6）形動詞形式是 *—мыш/миш*（而克普恰克語的形動詞形式是 *—ган/—ген*）。

在詞匯方面：烏古斯語的基本詞匯也有一些特點，例如它與克普恰克語的基本詞匯有下列的區別：

克普恰克諸語言

烏古斯諸語言

漢 譯

илгери

бурун

从前

күрт

бөри

狼

эль

кол

手

алын

манглай

額 等等。

烏古斯語族包括三个語支：烏古斯—土尔克明語支、烏古斯—布尔加尔語支、烏古斯—謝力楚克語支。

(1) 烏古斯—土尔克明語支

烏古斯—土尔克明語支历史上屬於最古的烏古斯語言共同体，其中包括喀什人馬赫穆德^①所記載下来的烏古斯語，以及現代的土尔克明語和北高加索的特魯赫明語，它不同于历史較近的一个部落集团烏古斯—謝力楚克語支，其不同的主要特征如下：

在发音結構方面：（1）土尔克明語的不同方言中有齿間輔音 ϵ — δ ，烏古斯—謝力楚克語支的土耳其語中是齿莖音 c — $ç$ ，例如，土尔克明語的 $\theta\delta$ 在土耳其語里是 $söz$ （詞）等等；（2）保存着破裂音 δ 并摩擦化—（在土耳其語里）变为 θ ，例如，土尔克明語的 δer —（給）在土耳其語里是 θer —；（3）有开头的长元音，这是該語族語言起源远古的及其与东方突厥語言的联系的反映（譬如雅庫特語里也有开头的长元音，土耳其語里就沒有）等等。

在語法結構方面：（1）积极使用过去时形動詞形式— an /— en （ $\langle gan/gen \rangle$ ），而烏古斯—謝力楚克語支的土耳其語中积极使用的过去时形動詞形式是— δyk /— δuk 和— myu /— myu ；

① Mahmud ibn Husain al-Kašghari, «Diwan lugat at-Turk 突厥大詞典» Ahmet Rifat 君士但丁堡，1915年，第 I 及 II 卷，1917年，第 III 卷。

(2) 将来时形动词中間的 *a* 消失了, 如—*джак*/—*джек*, 而在土耳其語里則保存着这个 *a/e* (—*аджак*/*еджек*), 例如, 土尔克明語里的 *берджек* (他将給) 在土耳其語里是 *verecek*; (3) 以元音收尾的动词的副动词形式失去 *ı*, 例如, 土尔克明語里的 *оку—п* (讀了以后)、*бер—ме—п* (沒有給) 在土耳其語里是 *окуйур*、*вертеуір* 等等。

(2) 烏古斯—布尔加尔語支

屬於烏古斯—布尔加尔語支的: 一方面有配切涅格和烏茲人 (托尔克人 *торк*、貝連代人 *берендей*、闊威人 *ковуй*) 等古代語言, 另一方面有現代的嘎高茲語。古代配切涅格和烏茲部落也是現代嘎高茲民族的構成部分, 与烏古斯人有共同的語言, 这两个古族先处于布尔加尔的环境中, 然后又归入克普恰克的人中, 所以具有与布尔加尔語共同的語言特征, 后来同样也有了克普恰克語的特征, 同时并保存着烏古斯語的詞汇和語法結構的基础。

布尔加尔語的特征不但大大地影响了配切涅格語 (关于这一点喀什人馬赫穆德^① 已經指出了), 而且还保存在現代突厥語的結構中, 特别是保存在卡来姆語和嘎高茲語里, 这两种語言具有极有趣味的特点, 譬如, 位于前元音之前的輔音的軟化, 这也是楚瓦什語的特征, 这表示其中有布尔加尔語成分的存在。卡来姆語和嘎高茲語中位于前元音前的軟化規律, 还伴随着后边的前元音的变形, 并将前元音变成各該相当的、具有前面輔音口盖化的后元音, 譬如, *эв'а* 代替 *эаэ* (家, 方面格), *кес'м'а* 代替 *кесме* (不切断) 等等。

① C. Brockelmann, 《Mahmud al-Kasghari über die Sprachen und die Stämme der Türken 馬赫穆德論突厥人的語言种族》, K. Os A, I, I. 1921年

(3) 烏古斯—謝力楚克語支

烏古斯—謝力楚克語支和前兩個語支比較起來，是在歷史上比較晚的共同体。第一，這個語言包括已死的謝力楚克語，第二，又包括古奧斯曼語。最後，現代的阿捷爾拜疆語和土耳其語也屬於這一語支。

上面已經將這個語支的特征與烏古斯—土爾克明語支的特征對照說明了。

III 克普恰克語族

屬於克普恰克語族的若干語支是：克普恰克—布尔加爾語支，克普恰克—烏古斯（或稱烏茲—波羅維茨）語支，克普恰克—諾蓋語支。

屬於克普恰克語族的語言的基本特征如下：

在語音結構方面：（1）有八—九個元音，其中窄元音 *ɨ*, *u*, *y*, *ÿ* 具有未完全形成的特殊音色；（2）相當於較古的元音與輔音的配合，有 *aɣ* > *aÿ*、*eɣ* > *uÿ*、*öɣ* > *ÿÿ* 等等，例如，在下面的詞中：*maɣ* > *maÿ*（山）、*meɣ*— > *muÿ*—（接觸）、*ögren*— > *ÿÿren*—（學習）等等，還有克普恰克語的形態學和詞匯的一些特征（見與烏古斯語和卡爾魯克語特征的對照）。

(1) 克普恰克—布尔加爾語支

克普恰克—布尔加爾語支是由金帳汗國文學語言的中世紀的西方變體和兩種現代突厥語——塔塔爾語和巴什基里亞語——構成的。

塔塔爾語和巴什基里亞語是由於克普恰克和布尔加爾部落語言相互作用的結果而形成的，跟它們的起源相應，它們具有

与克普洽克—布尔加尔語支共同的下列特征：

在語音結構方面：（1）具有这一語支所特有的、由九个元音組成的元音系統，在特征方面与布尔加尔語族的元音系相近，例如与楚瓦什語相近，而与它不同的只是在固有的詞中沒有相当于俄語 *e* (*э*) 的音，而代之以 *ə*，还有塔塔尔語和巴什基里亚語未完全形成的元音 *bl'*、*e'* 和 *o'*、*ö'* 的一些特殊音色，其中元音 *o'* 和 *ö'* 在音色方面非常接近于楚瓦什語未完全形成的唇音化的元音 *ǎ* 和 *ě*。

在輔音系統方面，克普洽克—布尔加尔語和布尔加尔（楚瓦什）語的主要区别是沒有輔音音位的軟音化变体，而在楚瓦什語里是有的（*n*、*n'*，*b*、*b'*，*m*、*m'*，*ð*、*ð'* 等等。克普洽克—布尔加尔語里也沒有象 *ɣ* 那样的輔音，*ɣ* 由 *й*、*ж* 或 *дж* 来代替，*ɐ* 音位在克普洽克—布尔加尔語中直到最近还没有，而現在只是和借用俄語詞匯的同时才引入于这个語言之中。

（2）克普洽克—烏古斯（烏茲—波羅維茨）語支

克普洽克—烏古斯（烏茲—波羅維茨）語支中包括：古波羅維茨語和現代的卡來姆語、庫墨克語等等。

除了克普洽克語族全部語言的特点之外，全部克普洽克—烏古斯語支的特征如下，这些特征主要是屬於語音方面的：

（1）腭音 *ш* 代替了克普洽克—諾蓋語支的齒音 *с*，例如，*таш* 代替了 *тас*（石头），塞擦音 *ч* 代替了克普洽克—諾蓋語支的流動音 *ш*，例如，*кач*—代替了 *каш*—（跑）（虽然克普洽克—諾蓋語的特征也就是波羅維茨的一些方言土語以及卡來姆語的特征，就是說齒音 *с* 代替 *ш*，流動音 *ш* 代替塞擦音 *ч*）；

（2）詞首常是 *й*，而在其他語支中則常為 *ж/дж*，例如，*йол* 代替了 *жол/джол*（道路）等等。

(3) 克魯洽克—諾蓋語支

只有活的諾蓋語、卡拉卡尔帕克語、哈薩克語屬於克普洽克—諾蓋語支，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这个語支是在金帳汗国解体的时代中形成的，并和其他語言的发展有关系。

克普洽克—諾蓋語支和較古的克魯洽克—布尔加尔語支及克普洽克—波羅維茨語支不同，它的特征如下(1)沒有 *ч* 音位，而代之以 *ш*，又用 *с* 代 *ш*，例如，*каш*—<*кач* (跑)，*кыс*—<*кыш* (冬天) 等等；(2) 由于相近的輔音的影响而輔音 *м/б/п* 交替；(3) 由于 *н/ѣ/м* 的位置而发生輔音交替等等。

IV 卡尔魯克語族

卡尔魯克語族处于突厥語的西匈奴亚系和东匈奴亚系的中間地位。它屬於比較晚的时代(10到11世紀)，一方面，由于西突厥語和东突厥語相互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中亚的塔吉克(伊朗)語作用的結果，这个語言的共同体就在喀喇汗国的时代里产生了。

屬於突厥語卡尔魯克語族的有兩個語支：卡尔魯克—維吾爾語支和卡尔魯克—花剌子模語支。

这一語族的特点如下：

在語音結構方面：(1) 不但是这一語族中的每一种語言，就連每种語言內的方言，其元音音位的变化都是变动在六到九个或更多的音位之間的；(2) 輔音 *к* 的不同的程度的軟音化；(3) 位于元音間的輔音 *п, т, к* 沒有浊化；(4) 保存輔音 *з*，或在詞尾的 *з* 变为 *к*，例如，*сарыз/сарык* (黃色的) (而不是 *сарыз* 或 *сары*) *тирик* (活的)，*өлүк* (死的) 等等。

在基本詞匯方面：*тола*（在克普洽克—烏古斯語里是 *көн*）（多），*чапсан*（在克普洽克—烏古斯語里是 *тез*）《快地》，*әнгүр*（在克普洽克—烏古斯語里是 *үзүм*）《葡萄》，*үстүн*（在烏古斯語里是 *үзере*）《上面》，*башка*（在烏古斯語里是 *өзге*）《其他的》，*биле*（在烏古斯語里是 *иле*）《同時》，還有一些特有的詞，阿拉伯—伊朗語的成分深深地滲入其間。

在語法結構方面：（1）形動詞的形式普遍地都是一 *ган* / 一 *ген*，這和烏古斯語不同，烏古斯語里的各該附加成分或是弱化形式的一 *ан* / 一 *ен*，或是一 *дык* / 一 *дик*；（2）積極使用行為的名詞一 *гу* / 一 *гү*，不同于一 *мак* / 一 *мек* 的形式；（3）屬格的完全形式是一 *нынг* / 一 *нинг*，缺乏輔音的變體，也缺乏出發格的形式一 *дин*；（4）集合數詞的形式是 *егү*（*си*），而在烏古斯語里是一 *илә*（*си*），在克普洽克語里是一 *аһ*（*ы*） / 一 *һ*（*и*），例如，*икегү*（*си*）在烏古斯語里是 *иккигә*（*си*），在克普洽克語里則是 *екеү*（*и*）（兩個）；（5）行為名詞为一 *унч* / 一 *үнч*，例如，*коркунч*（恐怖）；（6）代詞第三人稱是 *у*（*л*），不是 *ол*（他）。

卡爾魯克語族是由屬於歷史上不同時期的若干種語言構成的，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它可分為兩個語支，這兩個語支各有其獨特的特徵。

（1）卡爾魯克—維吾爾語支

卡爾魯克—維吾爾語支屬於在10到11世紀形成的部落和部族的共同體，在歷史上稱為喀喇汗國（或黑汗國*），這一語支是由兩種主要語言構成的：第一種是喀喇汗國的文學語言，

*（譯注：喀喇汗國是在10世紀末葉以後統治羣利地方的突厥王朝。）

这种文学語言是在維吾尔、土尔盖什、雅格馬、卡尔魯克諸部落的环境中形成的，这些部落的語言和伊朗諸部落的語言相互作用的結果成为胜利的語言，但是其中也混入了許多阿拉伯—伊朗的詞，这是由于起初与阿拉伯語、然后与薩曼尼国家* 的波斯文学語言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結果。作为喀喇汗国家語言的文献有兩部大文集：一是巴拉撒貢的尤苏甫·哈司—哈吉甫的著作《幸福的智慧》** ①。一是喀什人馬赫穆德的《突厥大詞典》② (*Диван лугат ат—Турк*)。

构成这个語支的第二种語言是属于更晚的时代（12到14世紀）的文学語言，那已經是蒙古侵入后的时代了。这种語言在基本特征方面保存着喀喇汗国家的語言的傳統，也就是保存着維吾尔語的基础，但是由于用这种語言写的文献产生的环境和地域的影响，使它获得了地方性，因而沒有共同的规范，这正如較晚的古烏茲别克語一样。下列兩部文集都是这种語言的文献：那斯尔艾丁—拉布古茲 (*Насырәддин—Рабғузи*, 14世紀)

① W. Radloff *Qutadgu bilig* (幸福的智慧)，圣彼得堡 1890—1910年，第I及II卷；С.Е. Малов, «談談“幸福的智慧”的第三种手抄本》，《苏联科学院通報》第7卷，1929年，No.9。

《幸福的智慧》的最近影印版，土耳其 *Tipkihasim*, 1942—1943年，I, II, III。

② 見第13頁注①

* (譯注：薩曼尼 (Samanides) 国家是从第9世紀末叶到第10世紀統治寧利及花刺子模地方的王朝，首都在不花刺，成为当时东方伊斯兰教文明的中心。)

** (譯注：这部著作是在1069年玉苏甫在喀什噶尔著作而呈于喀喇波克拉 (Karaboghra) 汗的。全書是用突厥語写成的，有阿拉伯文字和回鹘文字書写的兩種，正如玉苏甫自己說的，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写的書很多，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这还是創举。)

的《先知傳》(*Кысас—ал—анбия*)^①，阿第布—阿赫麦德·尤格那克(*Адиб—Ахмед Югнаки*，11到12世紀)的《*Хибат ал—хакаик*》^②。我們在金帳汗国汗的勅書中也发现过这种文学語言的成分，那些勅書是金帳汗国政府的維吾尔人官吏写的^③。

維吾尔——卡尔魯克語支的特征如下：(1)具有該語支特有的 $\ddot{y} > \delta$ 或 ∂ 的对应，例如， $\ddot{a}\delta k\ddot{y} \sim \ddot{a}\partial k\ddot{y}$ (在其他突厥語中則为 *ийги*) (好的)， $a\delta gir \sim a\partial gir$ (而不是 *айгыр*) (雄馬)等等；(2)副動詞的形式是—*y*、—*йу*，例如，*отлайу*；(3)副動詞的形式是—*инча*、—*гинча*；(4)形動詞是—*гуси*、行为名詞是 *гулук*/—*гүлүк*；(5)有插入的 *н*，例如，*ичинде* (在內)等等，还有这种語言特有的基本詞汇和語法結構。

(2) 卡尔魯克—花刺子模語支

卡尔魯克—花刺子模語支包括年代較晚的文学語言和民間語言，其中最古的是和卓·阿赫麦德·雅謝維之“*Диван—и—хикмет*”^④的語言，这种語言是屬於12世紀的，它是以充分表現烏古斯語和克普洽克語特征的民間語言为基础而构成的。和卓·阿赫麦德·雅謝維的《*Диван—и—хикмет*》的語言根据殘

① 《先知傳》(*кблсас ал—анбия*)，喀山，1859年。

② Ахмед югнаки 的《*Хибат ал—хакаик*》君士坦丁堡，回历1334年，Наджиба Асима 版。

③ В.В.Радлов，〈托赫塔米什和鉄木耳·庫特魯克詔諭〉，(俄罗斯考古学会东部記，第III期。

④ 《*Diwān-i-Hikmet*》，喀山(第5版)塔什干及君士但丁堡；Th. Menzel 《*Die ältesten türkischen Mystiker*，最古的突厥神秘家》ZDMG，第79册，1915年；А.К.Боровков 《烏茲別克語言史概論》，《苏維埃东方学》，第V卷。

存的抄本判断，可以有条件地称为中世紀的喀喇汗—花刺子模語，根据阿赫麦德·雅謝維的学生們所用的文学語言，例如，花刺子模人苏雷曼·巴克尔干尼（*Сулейман Бакыргани*，又名哈欽·阿塔—*Хакми—Ата*）所用的文学語言判断也是这样的，他們所用的文学語言是以活的烏古斯—克普恰克方言和喀喇汗文学語言为基础的。大家都知道，在蒙古侵入以后，这个語言构成属于这一語支的兩種年代較晚的語言的基础，一方面是构成朱切夫汗国（*Джучиев улус*）东部的，即花刺子模文学語言的基础（这种語言最大部的文献是詩人花刺子米的《爱情頌》，公元1353年），另一方面則构成察合台汗国古烏茲别克文学語言的基础。

古烏茲别克語的繁盛是在帖木儿王朝較晚的时代，也就是烏茲别克天才詩人阿利謝尔·那瓦伊（1441—1501年）的活动和創造的时代，他是古烏茲别克語的創造者，在他以后的一些作家也用这种語言写作，例如，查赫拉丁·穆哈麦德·巴布尔（1483—1530）写的《巴布尔記》，穆哈麦德·撒利赫（死于1535年）写的《謝巴尼記》等等。这种語言就是帖木儿王朝統治崩潰后布哈拉汗国、黑哇汗国、浩罕汗国的文学語言。

属于卡尔魯克—花刺子模語支的有下列各种語言：（1）中世紀的有：喀喇汗—花刺子模語即上述的和卓·阿赫麦德·雅謝維和他的学生們，例如哈欽·阿塔等人所用的語言，金帳汗国的語言，金帳汗国的語言是以同一种花刺子模文学語言为基础的，还有古烏茲别克語，古烏茲别克語发展的极盛时期是在帖木儿王朝时代；（2）現代的語言有：維吾尔語（各种方言都算在內）和烏茲别克語（也算上它的方言），其中，維吾尔語具有与卡尔魯克—維吾尔語支共同的若干特征，而烏茲别克語則只有卡尔魯克—花刺子模語支的特征。

本語支的主要特征与維吾尔—卡尔魯克語支相反的一些特点，那就是：（1） $\delta > \ddot{u}$ ，例如，*айгыр*（而不是 *адгыр* ~ *адгыр*）（雄馬）；（2）无差别的 *u—ы > u* 的合并；（3）直接目的格是完全形式，例如，*кызыны*（而不是 *кызын*）（他的女儿），在格的形式中没有插入的 *-н-*，*ичмде*（而不是 *ичинде*）（在内），古代的和中世紀的語言則是例外；（4）丧失了軟音化的和諧，唇元音的和諧也表現得不强；（5）在若干語言中元音系統具有特殊規律性；（6）動詞和名詞形式形成的形态学上的特征，特别是卡尔魯克形式和烏古斯形式的并存，例如，行为名詞的 *-гу/гү*，*гулук/—гүлүк*，以及 *-мак/—мек*，*маклык/—меклик*；形動詞是 *-гуси—аджак*，*—гай*；（7）具有本語族特有的詞汇。

Б. 突厥語的东匈奴亚系

突厥語言和民族的东匈奴亚系在历史上主要是由逐渐进入东匈奴部落联盟、东突厥汗国、古維吾尔国家和吉尔吉斯部落联盟的突厥諸部落所构成的，因此，形成两个主要的民族部落集团并与属于东匈奴亚系的兩語族（維吾尔語族和吉尔吉斯—克普洽克語族）相应。

突厥語的东匈奴亚系不同于西匈奴亚系的語族，它有以下主要特征：

在語音結構方面：（1）除去古代語言（也就是叶尼塞鄂尔渾語和古維吾尔語）以外，在东匈奴亚系的大多数語言中都有第二性的长元音音位（这是一 *ae/—ee* 結合的結果），这也是現代蒙古語一些方言的特征；（2）在这一亚系的个别語言內有輔音 *з、θ、m* 的交替，而不是突厥語西匈奴亚系的 *ü*，例如，

aɖak/azak 在西系的語言里是 *aiiak* (脚) 等等 (除去較新的吉尔吉斯語和阿尔泰語); (3) 清、浊輔音: $\partial \sim m$ 、 $\phi \sim n$ 、 $\kappa \sim ɣ$ 、 $\phi \sim ʒ$ 之間的分化較弱或沒有分化; 在突厥語的东系里, 每对这样的輔音都可看作是同一音位的变体^①; (4) 沒有西系的語言里照例都有的 β , h 等輔音音位的区分。

在詞汇方面: 具有这一亚系語言的特性, 特別是有从蒙古語借入的大量的詞, 这和西系不同, 西系的語言里有借入的阿拉伯—波斯的借詞。

在語法結構方面: 复合句的結構不很发达, 因此連接詞的数量較少; (2) 名詞和動詞形式的結合形式則非常发达。

这里只举出了突厥語东系和西系的主要区别, 因为每一語族都有其自己特有而不同于其他語族的專門的特征。

I 維吾尔語族

維吾尔語族中包括东系的許多种突厥語。属于这一語族的一切語言是由于公元前一世紀开始, 維吾尔諸部落处于匈奴、鮮卑、古突厥、回紇等部落联盟的时代中所創造的巩固而长期的共同体而形成的。

維吾尔語族区别于吉尔吉斯—克普恰克語族的特征如下:

(1) 詞中間的 $m \sim \partial \sim ʒ$ 代替 $\ddot{u}$, 例如, *amax* $\sim$ *aɖak* $\sim$ *azak* 代替 *aiiak* (脚); (2) 詞尾有 $m \sim ɣ$ 代替 $\ddot{u}$, 例如, *кым* 而不是 *кыӱ* (流), *нос* 而不是 *бой*, *нозым* 而不是 *бойым* (我自己); (3) 詞尾有浊音 $ɣ$, 例如 *таз* (山) 等等。

維吾尔語族还有語法結構和詞汇方面的許多特征。

維吾尔語族包括下列三个語支: 維吾尔—突厥語支, 雅庫

^① 只在現代的文学語言——阿尔泰語、哈卡斯語等等——中这些音素才有獨立的音位意义。

特語支，哈卡斯語支。

(1) 維吾尔—突厥語支

維吾尔—突厥語支是年代最古的語支，由兩種古代語言：叶尼塞—鄂尔渾碑文中古突厥語和古維吾尔語以及兩種現代突厥語：图瓦語和卡拉嘎斯語組成。

这一語支在語音結構方面的特征如下：(1) 詞中間的輔音 ∂ 代替其他突厥語中 $m \sim z \sim \ddot{y}$ 的交替，例如，*адак*（而不是 *атах*，*азак*，*айак*）（脚），*адырылмаз*（而不是 *айырылмаз*）（无区别的），*эдгү*（而不是 *ийги*）（好的）等等；*кудрук*（而不是 *куйрук*~*кузрук*）（尾巴）等等；(2) 詞尾的輔音 m 代替其他突厥語中 $s \sim \ddot{y}$ 的交替，例如，*кут*—（而不是 *куй*~*кус*）（流）；(3) 輔音 $лт$ ， $рт$ 的異化，例如，*көрти*（而不是 *көрди*）（他看見了），*өлти*（而不是 *өлдү*）（他死了）等等；(4) 沒有唇元音的和諧；(5) 詞尾保存着濁輔音 $г$ ，例如，*таг*（山），*бег*（地主）等等；(6) 将来时形動詞的形式是 $-ур/-\ddot{y}р$ 和 $-ыр/-ир$ 占优势，而不是一 $ар/-ер$ ；(7) 有鼻音 $л$ 《йота》（俄文作 *нь*）。这一語支还有一些古詞以及来自汉语和梵語的大量借詞。可以列举鄂尔渾碑文中古突厥語的一些詞来作为这一語支的詞汇的特征：*сабым*（我的話），*бүдүн*（人民），*сүле*—（打仗），*сүси*（他的軍隊），*нэнг*（沒什麼，物件），*ыдук*（神圣的），*балык*（城市），*балбал*（石象），还有一些輔助的語气小詞，譬如 *эрмиш*，*эринч* 等等。

(2) 雅庫特語支

代表雅庫特語支的只有雅庫特語一種語言；雅庫特人及其語言是和其他許多突厥民族和語言隔絕的多种語言的部落，主

要是通古斯和古亞細亞的。

現代的雅庫特語具有與維吾爾語共同的若干特征，但也有下列一些不同於維吾爾語族其他語言的特点：（1）詞中間的輔音 *m*，代替輔音 *й~д~з* 的交替，例如，*атах*（而不是 *айак~адак~азах*）（腳）；（2）詞首的 *c*，而不是其他突厥語中 *й~ж~дж~дь~ч* 的交替，例如，*сыл*（而不是 *йыл~жыл~джыл~дьыл~чыл*）（年），*суол*（而不是 *йол~жол~джол~чол*）（道路）；（3）有些詞頭的 *c* 消失，例如，*агыс*（八），不是其他突厥語的 *сегиз*；*эн*（你），不是其他突厥語的 *сен*；（4）詞中間的 *c*（<*ш*<*ч*）變為 *h*，例如，*быһах*（小刀），不是 *бысах*（*бышак, пычак*）；（5）有其他突厥語中沒有的先窄後寬的二合元音 *ыа、иэ、уо、үө*。此外，雅庫特語還有自己獨特的語法結構，主要是在形態學方面，還有前面指出的詞匯方面的特征。

（3）哈卡斯語支

哈卡斯語支還可細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由包括現代的兩組方言的哈卡斯語所構成的，這兩組方言是：噓音的——薩蓋方言（*сагайский*）和卑爾提爾方言（*бельтирский*），聯音的——訶陞方言（*качинский*）、科依巴爾方言（*койбальский*），克茲爾方言（*кызыльский*）和碩爾方言（*шорский*）；碩爾語的姆拉斯方言（*мрасский*）、撒里—維吾爾*語以及不屬於現代哈卡斯語的卡瑪沁方言（*камасинский*）和厥里克方言（*кюэрикский*）。第二類是碩爾語昆多姆方言（*кондомский*），以及阿爾泰語的北方諸方言，也就是黑塔塔爾方言或是艾士—吉日 *йыш-кыжи*（*туба*）方言，庫曼德（*куманды // кубанды*）方言和列別金方言，或庫

• （譯註：撒里—維吾爾族我國現稱裕固族）

—吉日 (*күү—кижи*) (*чалкандуу // шалкандуу*) 方言。

这一語支的特征如下：有詞中間的輔音 *з*，而不是 *й~д~т* 的交替，例如，*азах*（而不是 *айак, адак, атах*）（脚），只有碩尔語的昆多姆方言和阿尔泰語的北部諸方言是例外；（2）詞尾有輔音 *с~з*，而不是其他突厥語的 *й*，例如，*кес—*（而不是 *кий*）（穿）等等（碩尔語的昆多姆方言和阿尔泰語北部諸方言也仍是例外）；（3）有詞頭的輔音 *ч* 和 *н~н'*，而不是其他突厥語的 *й~ж~дж~дь~с* 例如，*чыл*（而不是 *йыл, жыл, джыл, дыл, сыл*）（年），*нагмыр // н'амыр // нагбур // нанмур*（而不是 *йагмыр~йамгыр*）（雨）等等；（4）詞中有輔音 *м//б//п* 的交替，例如，*кебе*（而不是 *кеме*）（小船），*тебир*（而不是 *темир*）（鉄）等等；（5）形動詞的形式有 *пилгечи // пилгечи*（知道的），还有其他語音上和形态学上的特征，这一語支还有极特殊的詞汇。

II 吉尔吉斯—克普洽克語族

突厥語的吉尔吉斯—克普洽克語族是特殊而独立的，吉尔吉斯語和阿尔泰語是代表这一語族的兩種活的現代語言。

这一語族的特征是：（1）元音的完全形成：有八个正常的元音，还有六到八个第二性长元音；（2）最完全地表现出唇元音的和諧；（3）有些方言中清浊輔音的区别不显著；（4）有聯音 *ч—ш*，这不同于克普洽克—諾盖語族，在克普洽克—諾盖語族中，这些輔音相当于 *ш—с*，也就是（*каш—*代替 *каш*）—（逃跑），*баш* 代替 *бас*（头）；（5）詞首清輔音很多，特别是阿尔泰語中尤然；（6）元音間清輔音的浊化，特别是在阿尔泰語里；在吉尔吉斯語里不突出，虽然在吉尔吉斯語的許多方言中逐漸出現了这个現象；（7）具有与古突厥

語共同的許多語法形式；（8）完全人稱有變成縮減弱化的附加成分的趨勢，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變成相同的形式，但是屬性附加成分的意義有分化，等等。

吉爾吉斯克普恰克語族因為是屬於東系的語言，所以它不同於西系的突厥語，具有較多的來自蒙古語的借詞，而從阿拉伯和波斯語借入的詞則比較少，其中，吉爾吉斯語的阿拉伯和波斯借詞較阿爾泰語中多些。

根據全部突厥語的歷史以及語言學上的主要特徵，可將突厥語的分類列表如下：

突厥諸語言分類表

A. 西匈奴亞系 (западнохуннская ветвь)

I 布爾加爾語族 (булгарская группа)

古代的：（1）布爾加爾語 (булгарский)

（2）哈札爾語 (хазарский)

現代的：（3）楚瓦什語

II 烏古斯語族 (огузская группа)

1. 奧古斯土爾克明語支

古代的：（1）10至11世紀的烏古斯語（喀什人馬赫穆德記載下來的語言）

現代的：（2）土爾克明語

（3）土爾赫明語 (трухменский)

2. 烏古斯—布爾加爾語支

古代的：（1）配切涅格語 (пеуенежский)

（2）烏茲語 (уз)

現代的：（3）嘎高茲語 (гагаузский)

3. 烏古斯謝力楚克語支

古代的: (1) 謝力楚克語 (сельджукский)

(2) 古奧斯曼語

現代的: (3) 阿捷尔拜疆語

(4) 土耳其語 (奧斯曼語)

III 克普洽克語族 (кыпчакская группа)

1. 克普洽克—布尔加尔語支

古代的: (1) 金帳汗國語 (золотоордынский)

(西部的)

現代的: (2) 塔塔尔語 (連同卡西莫夫 касимовский 米沙尔 мишарский以及其他方言)

(3) 巴什基里亚語

2. 克普洽克烏古斯 (烏茲波羅維茨) 語支

古代的: (1) 波羅維茨語 (половецкий) (蒙古侵入以前和侵入以後的波羅維茨語 (= 克普洽克語, 庫曼語 куманский))

現代的: (2) 卡來姆語 (караимский)

(3) 庫墨克語 (кумыкский)

3. 克普洽克—諾蓋語支

現代的: (1) 諾蓋語 (ногайский)

(2) 卡拉卡尔帕克語 (каракалпакский)

(3) 哈薩克語

IV 卡尔魯克語族 (карлукская группа)

1. 卡尔魯克—維吾爾語支

古代的: (1) 黑汗國的突厥語 (《突厥大詞典》、《幸福的智慧》中所用的語言)

(2) 黑汗時代以後的突厥語 (《хибат алхакаик》、《先知傳》所用的語言)

2. 卡尔魯克—花刺子模語支

古代的: (1) 卡尔魯克—花刺子模語 (阿赫麦德·雅謝維的
《диван—и—хикмет》等等的語言)

(2) 金帳汗國的語言 (东方的) (《爱情頌》等等的
語言)

(3) 古烏茲別克語

現代的: (4) 烏茲別克語 (除去克普洽克諸方言)

(5) 維吾爾語 (近代維吾爾語, 連同所有方言, 包
括撒拉方言及和闐方言 хотонский)

Б. 东匈奴亚系

I 維吾爾語族

1. 維吾爾—突厥語支

古代的: (1) 鄂尔渾碑文中的古烏古斯語 (= 古突厥語—
тукюэ)

(2) 古維吾爾語

現代的: (3) 图瓦語 тувинский (= 烏梁海語—урянхайский、
綏奧特語—сойотский, 綏奧恩語—сойонский)

(4) 卡拉嘎斯語 карагасский (= 托伐語 тофа, тофа-
ларский)

2. 雅庫特語支

現代的: 雅庫特語 (連同多尔干方言 (долганский))

3. 哈卡斯語支 (хакасский)

現代的: (1) 哈卡斯語 (連同所有方言)

(2) 卡瑪沁語 (камасинский)

(3) 厥里克語 (кюэрикский)

(4) 碩爾語 (шорский)

(5) 阿尔泰語的北方方言 (土巴方言—туба, 沙尔

干都方言—шалканду, 庫曼德方言—куманды)

(6) 撒里—維吾尔語 (сары—уйгурский)

II 吉尔吉斯—克普恰克語族

現代的: (1) 吉尔吉斯語

(2) 阿尔泰語 (阿尔泰方言, 鉄列烏特方言 телеутский, 鉄連吉特方言 теленгитский)

篇名 К Вопросу о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и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ов

作者 Н.А.Баскаков

原載 «苏联科学院通報, 文学和語言部分» XI卷, 第2分册, 1952年。

(安吉譯)

古代的和近代的突厥語

C·E·馬洛夫

这篇文章是对以前所作的突厥語分类的若干补充。那种分类，虽然要作部分的修訂，但今天仍然是适用的。在这里，分类的标志仍旧是音素之浊音化和发音部位向前(опереднение)的两种趋势。在这一分类中，各語言不再从历史方面加以詳細說明。

以前有关本題的主要文献这里我可以指出：П·М·米利奧兰斯基教授在普罗考斯和耶芙倫的《百科辞典》^①中所述的B·B·拉德洛夫院士^②之《突厥語系分类的若干补充》^③^④；还有闊尔士院士的《語言上的突厥部落分类》^⑤。闊尔士的分类，也牵涉到形态学問題，虽屬必需，但不是本文范围以內的問題^⑥。

在時間上首先出現的个别的突厥單詞或整个句子(匈奴語)，在公元开始时的汉文記載中有所記述。

而根据突厥人自己的文献，大約在公元第五、六世紀才有关于突厥語的記載。

例如，塔拉斯、叶尼塞兩河流域出土的一些摩尼教手稿和石刻遗迹，可能是屬於这个时期的。据此，我們对于突厥語可

① 圣彼得堡，1902年，第67卷，159—162頁，《突厥諸方言和文学》一文。

② 《北部突厥語言的語音学》(德語)，萊比錫，1882年，280—291頁。

③ 參閱《論突厥諸方言的分类問題》

④ 現代东方語言学院出版，彼得格勒，1922年。

⑤ 《人种学評論》，莫斯科，1910年，第84—85冊。

⑥ A. K. Боровков 教授的報告(只有標題)《吉尔吉斯語反身代詞 öз [自己]和突厥分类問題》列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工人記事》(塔什干，1944年)中，第40頁，在《科学報告》部分。

作如下結論，就是，在那時候，不成問題的，它早已具有相當長的历史了。很難而且不可能得出相反的結論。

這樣看來，這些文獻中的突厥語是經歷了長期發展的產物；因而，我們目前所熟悉和容易了解的諸突厥語，亦即我們今天知道它們的組成和目前結構的突厥語，無疑地，在公元前就存在了很多個世紀，有五個世紀吧！對於較比這個最早或更古的突厥語史的研究，我們的知識，明確點說，我們的無知，使我們尚無法去進行。也就是說，遠古之世，突厥語雖然已經存在，不過那些語言，拿我們目前的知識，還沒有辦法去了解；那些語言的音變，特殊的語音規律以及當時的詞匯，尤其是古代突厥人的任何情況，我們完全不了解。

中亞和中亞腹地以及歐洲的突厥語和突厥民族的历史，在東方，一般自六世紀的突厥游牧帝国的历史开始，在西方，自布尔加尔族开始。这个时候以前，斯基甫族，薩克族，匈奴族等，只有很小一部分被算作突厥語民族。但因历史学家未曾明确指出某国的核心部族中有突厥因素，我們也就无从証明該國（如匈奴族与其他人的国家）完全沒有突厥因素。这無論在現代，在过去，都是一样的。比如現代在“突厥”土地上，除了掌握政权的核心理族以外，可能还有，事实上也确实有其他大大小小的民族，他們的語言、血統，并不都是一致的，但是都統一于中央国家机构之下，并且在行政部門，經濟以及地理方面互相關联起来。

突厥人最早在什么地方出現、形成，又在什么地方落居的問題，我答不出他們究竟住在東方的中亞、西伯利亞，还是西方的南俄罗斯草原以及伏尔加烏拉尔諸河流域。^①但我只可以

① 參閱《尼安德塔人和他們的遺跡的發現》，《蘇聯大百科全書》，40卷，1938年，Стлб 648—649；41卷，1939年，Стлб 416—418。

这样說，突厥人在公元前5世紀，主要住在他們現今居住的地方（有部分例外）。在歐洲，突厥人最古的居住地方有多瑙河，伏尔加河的中下游，烏拉尔河流域。在中亚腹地他們居住的花刺子模帝国、粟特（согда）等文明国家的附近。他們也曾移居到高加索、小亚細亚。在西伯利亚西南部，突厥人居住的地方有阿尔泰，哈卡斯亚，蒙古和中国新疆古代文明中心的綠洲一带。

究竟西方（多瑙河和伏尔加河）的布尔加尔—楚瓦什族是古代民族呢，还是东方中亚腹地的維吾尔族是古代民族，抑或他們在同一时期出現的呢？这些問題，我依然无法解答。

下列这些突厥族被認為是有更古老語言的民族，是根据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資料而不是根据語言資料来确定的。歐洲的楚瓦什族^①被認為是古突厥人，是多瑙河和伏尔加河的布尔加尔族之直接后裔；而布尔加尔族，根据史料是出自匈奴中。名考古学家維謝洛夫斯基教授認為巴什基里亚族也是和匈奴有关系的古代民族。

亚洲古代，有一段时期，把大的突厥族統称为烏古斯（огуз）和突厥（түгю），还有一些其他的人数少的突厥部落，如雅格馬（ятма）等。其次中亚腹地还有历史上古老的民族維吾尔族。

住地的迁移，在突厥語言史上，並沒有通常所說的那些影响或意义。阿尔泰的突厥人，米諾沁草原上的吉尔吉斯人和部分哈卡斯人，远东方面的雅庫特人——都是前前后后从歐亚兩

① 參閱 Н. И. Ашмарин, «保加利亚人和楚瓦什人», “考古学会会刊, 历史和人种学” XVIII, 1—3分册, 1902年; А. П. Смирнов, «楚瓦什人民古代史», Чебоксары, 1948年; П. И. Третьяков «楚瓦什人的伏尔加沿岸上古史的遺物». Чебоксары, 1948。

洲偏南部，西南部以及中部广袤草原迁来的民族。在阿尔泰河流域和山間，在历史上的各种巨大变化中，往往定居着或隱藏有許多以前的大突厥氏族的殘余，現在这一帶地方，每一条河流的沿岸或盆地，均为具有独特风习与語言的民族居住，这些民族，虽然彼此間仅有一谷一山之隔，相距不远，但在語言方面却跟邻族彼此有所不同，甚至差別很大。

所有突厥学家都認為現在东方的突厥語，一般說来比較西方突厥語悠久。只能这么說，凡較多地保有了經過科学推測的古代語言事实的，即为古代語言。因而，塔塔尔語、巴什基里亞語、这是近代的，但，同时也是古代的語言。显然地，这是一些生命延續得长久并且和邻族語言（如芬兰諸語言、斯拉夫諸語言、还有我們不知名的其他語言）发生过接触的語言。所以，从最初，以悠久而論，这些語言絕不亚于其东方的姊妹語；但在西方的突厥語里，代替古代因素的許多現代因素現在已經占了优势。在这一点上，西方突厥語里浊音多于清音；在語詞中間，兩元音間或詞的尾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音素的部位前移：繼后列輔音而起的为較前的元音和半元音的长音。在这方面，並沒有“最初的”长音。我認為这便是西方語言里（并非全部）的重要語言特点。自然，这些特点同时也是現代語言的特点。在古代突厥語里情形正好相反。

我認為在突厥族地区的西方，很久以来，也就是紀元前5世紀以前很久，許多部落語言就形成了兩個語族：其一为按語言特点而形成的哈扎尔—布尔加尔—楚瓦什語族，其次为巴什基尔—塔塔尔—克普恰克—米沙尔語族。为了对后者在紀年上不致紊乱（因有第13世紀的塔塔尔人！），把它称为米沙尔語族更好些，因为米沙尔一名，从历史紀年上講，絕不至有任何糾纏。米沙尔（塔塔尔）語族，在西方自古以来，早經存在，

从語言观点談，我認为当无可疑之处。西方突厥語言表明他們历时久远并曾經受过各种影响和其他情况，这不是短期內发生的。突厥人从中亚迁徙（例如，匈奴人，蒙古—塔塔尔人—吉尔吉斯人的迁徙），据我們所知，东方突厥語的成分在西方并未发生什么影响，也未引起变革，可以預料得到，如果西方自古以来，沒有早已穩固的足以自持的西方突厥語言，怎能不受影响^①。

关于多腦河以及伏尔加河流域的古代布尔加尔族（楚瓦什族），有确切的史料可考。至于米沙尔（塔塔尔）語族，它不同于布尔加尔—楚瓦什語族，还可能出自居住在烏拉尔山的巴什基里亚族。10世紀的阿拉伯旅行家認为，这些巴什基里亚人居住在巴什基里亚人現在所居住的地方，并且是操突厥語的突厥族。現在，尤其是我們談到的古代，突厥語的布尔加尔語族和米沙尔語族都是兩種不同的語言世界，但是，它們当然都是突厥語。

除上述烏拉尔和伏尔加語族之外，可以推論，在中亚和中亚腹地，尚存在着与伊朗接邻含有大量伊朗語成分的彼此相距甚近的烏孜别克—維吾尔語族和本語族接近的有西伯利亚西南部的“土巴”語族：图瓦語，托伐語，古代吉尔吉斯語，碩尔語、哈卡斯語、雅庫特語。所有这些語族发展到現在的情况，更清楚点說，发展到目前的情况或状态的程度，至少有二千多年了。我們的認識是可以探索这些語言发展的过程的。在現代烏孜别克—維吾尔語族以北曾有过烏古斯語族。

烏古斯、吉尔吉斯、雅庫特、維吾尔和图瓦族人，都是中亚腹地具有古代文字的主要民族。

^① 參閱 К.Ф.Смирнов «論роксолан葬地》，載“古代史學報”，1948年，

1893年自B. 湯姆森教授哥本哈根解明了古代突厥民族之魯納（鄂尔浑—叶尼塞）字母表之后，自己以及其他突厥学家对目前几乎一切語言中用浊音的地方，往往也偶而用清音一点頗为茫然、惶惑。从古代突厥魯納字母表写的文献中的字母对应关系可以得出結論，在这些（以及古代維吾尔的）文字文献的語言里，在可以分离的詞根里，都用 *рm*, *лm*, *нm* 等音群。就是說，在这些文字里，不仅有 *алmıҥ*（金）和 *алmbl*（六），而且也常碰到以 *алmbl*（*ал—mbl*）《拿了》代替現代全部突厥語里的 *алды* 的情形。还有在这些文献里，不仅可以碰到象現在的 *анm*（誓），而且还有 *анта*（*ан—та*）（在那里），不仅有 *арm*（后部）而且还有 *барmbl*（*бар—mbl*）《走了》，这种形式的詞常代之以 *анда*, *барды*。

最初湯姆森教授发现突厥魯納文字主要在烏古斯和維吾尔語言中的讀法以后，沒有人肯承認这种文字为音素文字，而認為是受了粟特正字法的某种影响或是它的殘余或是一种有条件的文字等等，而把这种文字里有着烏古斯人、維吾尔人生动的語言的反映这一事实，一笔抹杀。在語言学方面，此种 *лm*, *рm*, *нm* 对于大多数突厥学专家頗觉难于了解，听起来相当陌生，所以不愿运用清音書写，写成 *лд*, *нд*, *рд* 等形式。

但現存的突厥語（除极少例外）并没有这种音群。

实际上如 *йолта*〔在路上〕（代替 *йолда*），*йылта*〔一年間〕（代替 *йылда*），*анта*〔在那里〕（代替 *анда*），*баиын-та*〔在其开始〕（代替 *баиында*）的声音或者古代突厥碑文中的 *сакынтыси*〔我考虑〕（代替 *сакындым* 或 *саҕындым*），*бәртім*〔給了〕（代替 *бәрдім*）*өлүртім*〔杀了〕（代替 *элүрдім*），*көртім*〔看見了〕（代替 *көрдім*），*йантым*〔回去了〕（代替 *йандым*），*бартым*〔我走了〕（代替 *бардым*）这些動詞的过

去时形式的发音，无论对突厥人或突厥学家都是“刺耳”的。

这里我们便可看出，过去时、方位格（或出发格）的附加成分以及其他附加成分，总以清音开始。在不能分割的词根里，像 *нт рт лт (мт)*，等样的音群，在全部突厥语里都是可能碰到的。例如全部突厥语（图瓦和托伐语除外）都是 *алты*（六），但是 *алды* [拿了]（仍是 *ал+ды*）；很多场合 *балта*（斧），但是 *балда* [在蜜上]（仍为 *бал+да*）。像这些 *н, р, л* 等浊音后面以清音开始的残余情形，差不多所有突厥语附加成分都是一样的。

为求示范，让我多举几例证。如：*йоҕатын* [从上面]、*тышкартын* [从外面]，这一类词有各种语音变体，不过没有涉及到附加成分 *тын*。又如 *анартын*（从那方面—图瓦语词），具有新音型及词形而有 *аксыҕардан*（从您的口—图瓦语词），*пурынҕартын*（从东方），但是 *тәрдән*（从天空—图瓦语词）。或者举哈萨克语为例吧：代替 *ерте* [备马]（库曼德语也是这样）的为 *ерде*，很多语言里是 *ärtä*，*irtä*（为方位格），“在清晨”之意，（都是从 *ар ір* [早晨] 衍生的）；吉尔吉斯语，*мурунтук* 代替 *мурундук* [原因]（来自动物的鼻孔）*джыйынтык* [会议] 等等。

因鉴于古代突厥语的清音有重大意义，所以我想指出 *екен* 的形动词形式时，现在总是读作 *еген*。

1909年为了学习裕固语，我去中国内地。这一部分的维吾尔语言，就时间论，是维吾尔（和鲁纳）文字语言的嫡语。事实上，这一语言虽有文字，我还是把它当作比有文字的语言更古的语言来看待。因为裕固语仍然保存计算数目的旧突厥体系；而在分离的词根里，*рт, лт, нт*，等等音群也存在，而且第一个音素为清音。例如：裕固语中之 *һыл те* [知道了] *һылтым?*

〔知道了嗎？〕 *алте* 〔拿了〕 *алтым* 〔拿了嗎〕 *һарте* 〔走了〕，但 *һарған* 〔走了的〕、*анта* 〔在那里〕、*мунтан* 与 *һырынта* 〔以前，早經〕。在裕固語里，清語也在元音詞根后的一些附加成分中出現，比如 *һелме' те* 〔不知道〕，*келме' те* 〔不來了〕等等。显然作为古代維吾尔后裔的裕固語，保存了其已往先輩古維吾尔文字語言旧有的特点。

关于雅庫特語，可以指出，这种語言是在元音后，也有以清音开始的附加成分；比如，以物主代詞的单数第三人称形式为例，*агата*（他的父亲）*биете*（他的騾馬），*огото*（他的孩子），过去时的形式：*санатым*（我想过），第二人称为*санатһ*（你想到过），第三人称为*саната*（他想到过），或者*сиетим*（我吃过），*сиебеті*（我未吃过），*сиебетһ*（你未吃过），*сиебете*（他未吃过）。关于雅庫特語的其他殘余的現象，別人說过的我就不写了，因为我在这篇文章里經常提出其他突厥学家对突語之分类以及对个别語言之描写有关的說法。

在突厥学家認為是語言旧有因素的一切其他資料上，我想一般再添上清音和以 *m* 音起头的一些附加成分清音性。

古代西方突厥語之一的楚瓦什語結構里，根本沒有浊音，仅只有清音和半浊音。

基于此，楚瓦什語可視為上古突厥語之一。

可以根据許多詞的固定部位，主要在名詞的中間（如 *айак*）以及動詞干的尾部（如 *кой*）*й* 音之有无，把古代的和現代的一切突厥語言很好地分为兩大系統。假如在許多語詞固定的部位上有 *й* 音，那末便可以把具有这种語詞的語言，当然也包括具有我和別人所談的其他特征的語言，列入近代的突厥語之列。如單詞里有其他音代替 *й* 音之語言，便算作古代突厥語，也就是說，这种語言較其他語言为多地保有了古老特点。

我在这里根据彼此非常相近的30—40种突厥語一般地来談談。

直到我們的时代（20世紀）为止，突厥語从部落語言到現在的基本特点彼此接近但又各有巨大差别的紧密的語族，是经历了长久岁月的。

但在古代，可能就完全没有这些突厥語，也沒有我們目前所認為是并且称为是突厥語的那些特征。由于人們逐漸建立交际，在长时期內形成了我們当前看到的作为这种交际工具的語言。各种各样的部落語言，在数千年（！）中在30—40种現存的突厥語言中的历史統一，它們的相似——而这是确定不移而值得惊叹的事实——使現阶段的學者們有权利把这些語言視為統一的整体，发掘其共同特点，有时，在这些特点中发现离开一般公式的“偏向”，其原因是从其他語言（伊朗、阿拉伯、芬兰、俄罗斯等）中借用詞汇，以及这些語言的影响。从这种观点看，完全可以了解甚至可以說明大多数突厥語及其方言中的一般突厥語的音素和特点。

下列語言，便是近代突厥語：阿捷尔拜疆語、阿尔泰語（即奥伊罗特語、鉄列烏特語），巴什基里亚語、嘎高茲語（在比薩拉比亚）、哈薩克語、卡来姆語、卡拉卡尔帕克語、吉尔吉斯語、庫曼德語^①、庫墨克語、克普洽克語、諾盖語、奥伊罗特語（參閱前述阿尔泰語）、配切涅格語^②，波罗維茨

① Н.А. Каланаков, Н.И. Филатов «庫曼德語初級課本»,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33年; Н.П. Дыренкова, «庫曼德歌曲», “苏維埃民間文学”, 1941年, NO.7.82—90頁; Н.П. Дыренкова, «庫曼德人的狩猎傳說», 見《人类学和人种学博物院文集》, XI卷, 110—132頁。

② 參閱《东方書目》（1936年），列宁格勒；1937年，第10分册，168—169頁（С.Е. Малов的書評）。

語、撒拉語^①，沙尔特語（參閱后述烏茲別克語）、塔塔克語、鉄列烏特語（參閱前述阿尔泰語）、土耳其語、土尔克明語、烏孜別克語、維吾尔語——主要是在新疆的現代維吾尔語及和闐語^②、察哈台語、乔里木語等。

这些語言都是新的突厥語——*ü* 語言（我們暂时还不能从这些語言里区分出最新的）。

在單詞的固定部位（及詞的結構相似的固定部位）有其他音素代替 *ü* 音的应称之为古代和上古突厥語。

这种分类标志（*ü* 音之有无）是非常方便而明显的，而且这一音符，恰恰又同該語系的其他标志的总体結合起来了。这些标志，使某些突厥語和我們远隔（年代久远），也使某些接近了我們。

如果这里我在突厥語的目录中，和維吾尔語，哈薩克語及其他語言包括和闐語同时，把业已死灭了的配切涅格語列举出来了，那么这絕對不意味着这些語言都已具有或正在具有相同的生活和政治—文化的意义。

古代突厥語。古代的（和上古的）突厥語包括語詞中具有代替 *ü* 音的其他音素的語言，如：

p—yра（脚），*хур*（放置）—布尔加尔語，楚瓦什語，哈札尔語（和下述 *з* 音比較）；

ð—адак，*код*—魯納文字（烏古斯）的語言，古代維吾尔文的語言，图瓦語（以前称作烏梁海語，綏奧恩語，或者綏奧特語），托伐語（以前称作卡拉嘎斯語），伊斯兰—維吾尔文的語言或者旧察哈台語；

① Поярков 和 Ладыгин, «撒拉人» «人种学評論», 1893年, No.1。

② 參閱《俄罗斯考古学学会东方部札記》，卷XXIII, 彼得格勒, 1916年, 265—290頁。

m—amax, Kyom——雅庫特語（E. K. 裴卡爾斯基詞典，1234—1235行），道爾干語；

ɛ—a3ak, Koz——哈卡斯語（這種語言是從幾種方言如：科依巴爾語，卑爾提爾語，訶啞語，沙蓋語，克茲爾語^①等構成的），碩爾語，維吾爾語（甘肅裕固語）^②，哈扎爾語（？和上述 *p* 比較）。

為了解決有關任一突厥語的古老性問題，自然，不但上述 *ɥ* 音之有無或者單獨的清音有意義。我在本文里還要談語音問題；這點從歷史上來看，音素之向前是最顯明而易見的。

在較古的突厥語里，詞之末尾，具有舌後的 *ɥ* 和 *ɛ* 音。在較近代的語言里，這些音（*ɥ*、*ɛ*）經過了一定的時間而發生了變化，轉為半元音、或者長元音（和其他語音特征一起）或者完全消失，正如我們所說明，音素的向前。在這方面，也可以把突厥語區分為古代的和近代的。

古代語：*(maɥ 《山》)*：（阿捷爾拜疆語）、卡來姆語、烏古斯語（魯納文的語言）、波羅維茨語（*maɥ, may*），撒拉語、托伐語、圖瓦語（土耳其語）、（土爾克明語）、烏孜別克語、維吾爾語：一、近代維吾爾語，二、古代維吾爾語，三、裕固語；哈卡斯語、察哈台語、碩爾語。

近代語：阿捷爾拜疆語，阿爾泰語（以前被稱為奧依羅特語），巴什基里亞語，嘎高茲語，哈薩克語，卡拉卡爾帕克語，吉爾吉斯語（*mō*）庫墨克語，奧依羅特語（*m̄y*）（現在的阿爾泰語），波羅維茨語，（*maɥ may*），塔塔爾語（*maŷ*），鉄列馬特語（參看阿爾泰語），土耳其語（*ḍā, ḍah*），土爾

① Н. П. Дыренкова «哈卡斯語語法，語音學和形態學》，Абакан, 1948年；
Н. Г. Домжаков «哈卡斯語克茲爾方言的描寫》，Абакан, 1949.

② С. Е. Малов «活的古代》，1912年，XXI, 第15冊，聖彼得堡，214——220頁。

克明語，(da₅)，楚瓦什語(my)，雅庫特語(mälä)。

突厥語單詞中間的兩元音間，*5,2*等音差不多是這般交替出現的，如：較古的語言里，舌後音一直被保存着，至於較近代的語言里，這些音已變成了其他音，如：在古代維吾爾語里代替 *co₅blk* [冷的] 一詞的為 *co₅ak*；而近代維吾爾語為(*савук*)；土耳其以及新疆近代維吾爾語為 *co₅y_κ* (*coy_κ*, *совук*)；土尔克明語為 *совук* (但是可比較 *a₅blp* [重的])；卡來姆語為 *cybyx*；喀山的塔塔爾語為 *сЫвЫк* (比較 *cyk*)；阿爾泰語，列別金(奧依羅特)語，圖瓦語，碩爾語，哈卡斯語，波羅維茨語等為 *cök*；鉄列烏特語，喀山的塔塔爾語，哈薩克語，為 *c_Yk cybyk*；楚瓦什語為 *civve*, *cive*。

軟顎音之例：魯納文的語言中、維吾爾文的語言中為 *äli₂* (五十)；近代維吾爾語、察哈台語、烏孜別克語為 *älix*；近代維吾爾語為 *ilik*，沙蓋語、科依巴爾語、訶啞語為 *eli₂*；土耳其語，土尔克明語為 *älli*，吉爾吉斯語為 *el_Y* (拉德勞夫詞典，第1部821頁)；哈薩克語為 *äl_Y*；喀山的塔塔爾語、托保爾語、巴什基里亞語為 *älli*；楚瓦什語為 *allä*。

關於詞首之音須提一下，在古代語里經常出現者為清音。

關於 *ä*——*ð_ж*, *ч*, *ш*, *ж* 等音，我還要推斷一下，在古代突厥語民族的書面語言里，以及現在嫡裔的語言——裕固語里，嘯音 *ð_ж*, *ч*, *ш* 等音為最古的音，至於 *ä* 音，非常稀少，也很少用(在詞首)。

為了在語音上闡述突厥語，舉[徒步]一詞為例是很合適的。因為這個詞(語音上的變體)幾乎在所有語言里都有。

p : *сбуран*——楚瓦什語。

m : *сат̣ь̣*——雅庫特語。

ð : *чада₅*——圖瓦語；

ıaḍa₅——維吾尔族魯納的文字語言。

з: ɯa3a₅——哈卡斯語；

ıa3a₅——裕固語。

ı̃: ı̃aı̃a₅——察哈台語，現代維吾尔語；

ɔɯaı̃aı̃₅——哈薩克語；

ı̃aı̃ı̃₅——阿爾泰語，鐵列烏特語（奧依羅特語）；

ı̃aı̃ı̃a, ı̃aı̃ı̃a_n——土耳其語；

ɔɯaı̃ı̃aı̃₅, ı̃aı̃ı̃aı̃₅——喀山塔塔爾語。

上古突厥語

从历史方面，將突厥語更細地归类时，基于以上所述，可以把下列語言称为上古突厥語，也就是說，保存了最多旧有形式的語言：布尔加尔語（本語言的痕迹保留在匈牙利語和13—14世紀的伏尔加河沿岸的布尔加尔墓碑的文字里，这可参照布尔加尔語的嫡裔語言——楚瓦什語）；維吾尔語（中国甘肃裕固語）；楚瓦什語（参照布尔加尔語）；雅庫特語（雅庫特語，道尔干語）。

根据大量曾經推論过的旧有因素，我把上述突厥語，称之为比文献中保存下来的語言，主要是比烏古斯語和維吾尔語更古的語言^①。

古代突厥語

繼上古語言之后，下列各語应归入古代突厥：

① 關於拉德勞夫的古代突厥語分类，見Dr. W. Radloff Alttürkische Studien（古突厥語研究），V科学院通報，1911年，427—452頁：

Die Alttürkischen Dialekte（古突厥語方言）；又 Aus Sibirien（西伯利亞歸來），2版，萊比錫，1893年，221頁。

“烏古斯”語，即蒙古、中国以及苏联土耳其斯坦的突厥魯納文献的語言。自然，所有这些文献是属于各民族（烏古斯、吉尔吉斯、图瓦和維吾尔）的，并且是用各种方言的文学語言書写的；据我們研究，該不至破坏全部体系。

托伐語（卡拉嘎斯語）

图瓦語以前称作烏梁海語、綏奧特語、綏奧恩語。

維吾尔語——主要有佛典文献語，景教、摩尼教、以及伊斯兰教文献中的語言，5世紀到13世紀司法文件的語言，請参看上述关于“烏古斯”語的論述。

哈卡斯語——以前主要为科依巴尔族，卑尔提尔族，沙盖族以及訶喀族所說的語言。

碩尔語，在考茲巴斯。

近代突厥語

阿捷尔拜疆語——在阿捷尔拜疆共和国和伊朗。

嘎高茲語。

庫曼德語——在以前的托木斯克省庫茲涅茨基和比斯基梁。

庫曼語——自称为波罗維茨人的考曼人的語言（参看波罗維茨語）。

克普洽克語——11、13、15世紀用阿拉伯語書写的語法中的語言。

配切涅語——（9—10世紀的）在匈牙利阿捷尔的宝庫里留存的金碗上用突厥魯納字母書写的文字中的語言。

波罗維茨語——13—14世紀庫曼法典（Codex cumanicus）文字中的語言。

撒拉語——中国甘肅黃河沿岸之循化一帶。

土耳其語——在土耳其。

土尔克明語——土尔克明共和国、北高加索和叙利亚。

烏孜別克語——在苏联和阿富汗土耳其斯坦。

維吾爾語——近代維吾爾語；主要在新疆和哈薩克斯坦，烏孜別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尔克明等共和国。新疆之維吾爾分成好多方言：喀什語，和闐語，阿克蘇語以及其他方言；特別是罗布泊方言。

察合台語——15—19世紀中亚突厥語之高級書面語言。

乔里木語——在西部西伯利亚的乔里木河流域。

現在突厥語。計有：阿尔泰（奥依罗特語，鉄列烏特語），巴什基里亚語，哈薩克語，卡拉卡尔帕克語，吉尔吉斯語，庫墨克語，諾盖（奥依罗特語），塔塔尔語（喀山的塔塔尔語，卡西莫夫塔塔尔語，米沙爾語，西部西伯利亚塔塔尔語以及其他），鉄列馬特語（阿尔泰語，奥依罗特語）（楚瓦什語）（雅庫特語）等^①。

有趣的是，可以指出，在雅庫特語和楚瓦什語里，除了存在着可使这些語言归入上古語言的旧有例証以外，还存在着突厥語現代的語音現象。如：很多舌后收音音的消失，发音向前移，还有元音中間之舌后音的消失等等。如：魯納文字里，*äliç* 为（手），在雅庫特語里按照新的形式为 *ili*，代替魯納文之 *maç* [山] 的为 *mbiä*（成为“树林”之意了），在楚瓦

① 此外，關於突厥諸語言和方言的表可以參閱下列出版物：Н.Ф.Катанов, «烏梁海語研究稿,及其对突厥系其他語言最主要的親屬關係», 喀山, 1903年; П.Г.Иванов, «土耳其—塔塔尔諸方言的一般概述», «語言和文学», «托姆斯克師範技術學院資料文集», 第2部, Томск, 1928年, 70—77頁; М.Д.Сигорский «論作者人名轉写成苏联突厥諸語言的問題», «蘇維埃目录学», 第1集, 莫斯科, 1934年, 98頁以下, 其中突厥語言表在118—128頁。

什語里为 *my* (山)，为 *cive* (冷)。又如：古代維吾尔語之 *ба5ыр* [肝] 在雅庫特語里为 *быар*；古代維吾尔語之 *о5ул* [儿子]，雅庫特語为 *уол* 等等。这些例証（当然还有其他事实）可以使拉德劳夫証明雅庫特語和楚瓦什語为近代語言。（甚至，根本上就不是突厥語）。在这方面，應該認為雅庫特語和楚瓦什語已走过了辽远的历史路程。其中除了其他古語事实外，在上述单詞中 *e* 音完全消失了，这可說是非常新穎的語言現象^①。

上述 *my* 和 *cive* 等楚瓦什詞，必須和應該作如下的补充說明。在这些“新形式”的楚瓦什語里可能碰到好多古代形式的詞。試將 *пiлек* [腰] 与其他突厥語中之 *бел* 作比較，并与 *бäи* [五] 比較，將 *тäлäх* [寡妇] (*арäм*) 与其他突厥語之 *тул* 比較。

把这些語言（楚瓦什語和雅庫特語）按照新的最后的例証，从历史方面可与現代語言作比較。这样，如將語系分类以圓圈或环来表現，当然，雅庫特語和楚瓦什語根据它們的新現象應該与現代突厥語（如塔塔尔語、哈薩克語）相符合的，应归入一个系列。这样一来，下边的結論，也就成立了：从来源來說，西方突厥語絕不会比上古之东方突厥語年輕。

我們再談几句关于阿捷尔拜疆語。阿捷尔拜疆之突厥学家認為阿尔巴尼亚語問題是阿捷尔拜疆語言史中最根本問題之一。而阿捷尔拜疆人自己的記載，却把搞清10到11世紀的近代阿捷尔拜疆語的形成中普魯洽克因素的作用認為是阿捷尔拜疆語史当前的第二任务。

讀者們想已看清，我基本上是依据了阿捷尔拜疆語現有結構，才把它归入現代突厥語之列的^②。

① 比較图瓦語，比方这里有同样的縮簡和結合。

② М. А. Ширалиев «阿捷拜疆語方言研究》，《苏联科学院通報（文学和語言学部）》，卷VI，1947年，第55册，432—433頁。

篇名 Дрение и Новые Тюркские Язвски

作者 С.Е.Малов

原载 «苏联科学院通报, 文学和语言部分» XI 卷, 第 2 分册, 1952 年。

(李香国译, 李森校)

145982

書號: 1684(1)079

突厥語分類問題〔苏联〕 H·A·巴斯卡科夫
C·E·馬洛夫

安吉、李国香譯

民族出版社出版

地址: 北京國子監街5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

中央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1958年9月北京第一版

1958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787毫米×1092毫米1/32 30千字 印張11

印數: 1—1,200冊 定價: 一角二分

統一書號: 8045·1684